

故事丛书

狼窝里的战斗

康新民 陆潮洪著



新华出版社

7.5
0

故事丛书

狼 窝 里 的 战 斗

康新民 陆潮洪著

新 华 出 版 社

狼 窝 里 的 战 斗

康新民 陆潮洪著

*

新 华 出 版 社 出 版

新华书店重庆发行所发行

重 庆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6 印张 117,000 字
1985年5月第一版 1985年5月重庆第一次印刷

印数：1——57,800册

统一书号：10203·157 定价：0.86元

出版前言

目前，在我国，随着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发展，群众性的文化事业也蓬勃地开展起来了。各地的文化馆、文化站、农村集镇文化中心，城镇和厂矿企业的游艺室、俱乐部等，到处都可以看到耕耘书史、学海探胜的动人情景。在刻苦攻读的人们中，既有年过花甲、学而不倦的老人，也有青春横溢、求知欲正旺的青少年。为了促进文化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满足广大群众的读书要求，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故事丛书”，目的在于给读者提供一些文史知识，并使读者通过这一阅读，受到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

这套“故事丛书”的内容既有现代革命斗争中惊心动魄的传奇故事，又有历代王朝忠臣名将的爱国故事和优美动人的民间传说，也有现实生活中清新喜人的新故事。

就其形式而言，它采取喜闻乐见的故事体裁，使入选的故事可读可讲，有一定的文学风采。全部丛书包括多集，出版时间不定，以期不间断地供给基层群众的需求。

“故事丛书”面向广大群众，因此它也极需广大读者的支持和关怀。许多民间文学的专家和群众文化工作者为这套丛书提供了大量的稿件，为我们出版这套丛书创造了可靠的条件，在此谨表衷心的感谢。

目 录

- | | |
|---------------|---------------|
| 一、闹台锣鼓 (1) | 十一、复仇除奸 (89) |
| 二、特别任务 (10) | 十二、不速之客 (97) |
| 三、装龙象龙 (17) | 十三、六色美酒 (108) |
| 四、城郊惊魂 (24) | 十四、夜闹监狱 (117) |
| 五、巧取豪户 (31) | 十五、敌营内讧 (126) |
| 六、后园托福 (40) | 十六、焦山会面 (136) |
| 七、霸王请客 (48) | 十七、吃家乡饭 (148) |
| 八、做“九”摆宴 (59) | 十八、搜船寻人 (157) |
| 九、访韩翻译 (69) | 十九、日本艺妓 (165) |
| 十、神秘“怪物”(77) | 二十、大江东去 (176) |

一、闹台锣鼓

一九四一年初夏的一个傍晚，运河边上一座古老的城市里，天才擦黑，沿街店面人家就已纷纷关门打烊，街上一片死气沉沉，只有城东“金城”大戏院的门口分外热闹，显得与全城的气氛不协调。只见那五颜六色的霓虹灯闪烁闪烁，招引着入场看戏的观众；卖汤圆、卖回卤干的，把木梆子敲得“笃笃”响；卖花生米、卖葵花籽的，直着喉咙叫唤；一辆辆黄包车纷纷歇下，身着西装足登革履的达官显贵，大腹便便的豪绅富商，挽着姨太太的膀子嘻笑着走进戏院。有几个衣衫褴褛的花子轮番地盯在身后，“老爷、太太”地叫个不停。场子里，烟雾腾腾，笑语喧哗，手巾把子在观众头顶抛来抛去，沏茶添水的茶房忙个不住。戏还没有开演，戏院里就给搅得乱哄哄的了。

从上海来的戏班子，今天要在江城演出，卖座特别好。台口左侧的一块牌子上，赫然写着今晚上演的剧目和主演者。原说演“小尼姑下山”等几出折子戏，这时候又听说戏班子特邀了个好武生，临时改演“武松醉打蒋门神”。前排位子上坐的尽是一些脑满肠肥、盛气凌人的阔佬，对这一更动自然各有

各的高论，在开演之前的这一刻间，赞成的眉飞色舞，反对的不甘服输，各执一偏，争个不休。没一刻，闹台的锣鼓“锵咚锵咚”地响了，一时间也没有压下这场骚动。

不一会儿，从场门口晃进了几个穿汪伪“和平军”装的人，歪戴着帽子，斜叼着烟卷，旁若无人地跟着那个领头的直往前排摇去。老看戏的一看就晓得：这领头的，是伪独立团团长的小舅子，外号“三角眼”。这家伙狗仗人势，以为有姐夫当椅子背，平日里横行霸道、为非作歹、敲诈勒索、诈骗拐卖，无恶不做；最近又弄了个连长当当，更是螃蟹走路——横过来了。堂子、烟馆他们是常客，高兴看戏，就往戏院里闯，不打票，他要哪个位子，哪个位子上的人就得乖乖地让开。

这时，“三角眼”带着人大大咧咧地走到前面第六排站了下来，对着已经坐在这排位置上的观众，挥动臂膀高声嚷着：“过来！过来！”“他妈的，没带眼睛啊？”一些胆小的观众都象见到鬼一样忙不迭地躲开，只有坐在紧靠“三角眼”身旁的几个观众，反倒纹丝不动，就象根本没听见。“三角眼”一看，也不过是两、三个年轻女人，穿的旗袍，烫的头，打扮得倒也标致秀气，“三角眼”的心中先自消了三分火气。“三角眼”想，算了，就让她们坐在旁边陪自己看戏，不也算是一个快意吗？可恼的是，这几个女子总该站起来打个招呼啦，让我点面子，谁知她们就象视而不见，没有一点反应。

“三角眼”哪吃过这种瘪？火气又冒了上来：“起来！”

“……”几个女子头都没抬一下。

“起来！”几个帮腔一条声地吼起来。

“为什么？”左边那个年轻女子冷冷地反问。

“没看见老子吗？”“三角眼”一脸凶相，狠狠地说。

“票呢？”

“票在老子脸上！”

“不讲理？”

“讲理？老子还要坐在你身上呢！”

嘴到手到，帮腔的一旁吼着，竟骂骂咧咧地动手动脚了……

谁知，“三角眼”一伙还没骂完，只见座位当中一个高个子的女人，“刷”地朝起一站：“过来！让我来看看你的票？”说着眼疾手快，扬起手，对着“三角眼”嘴巴子，“啪啪”就是两记响耳光。

“三角眼”欺压百姓惯了，从没遇到这种不买账的人，更没想到会得到如此的回答。开初倒被打懵住了；等醒悟过来，觉得在如此大庭广众之下竟被一个女人刮了两记耳光，这还了得！“三角眼”又气又恼，牙一咬，一声喊打，手下人便蜂拥而上，摆出一副大打出手的架势。

“三角眼”还没动手，只见后一排的位上“呼”地站起六、七个腰圆膀粗的大汉，那为首的一个，就是京沪线上大名鼎鼎的郑之。只见他挺身在这些角立者中间，身材高大，方脸大耳，背宽腰圆，虎彪彪的骨架，透出一身坦荡荡的豪气。两条结结实实的膀子上各纹了一条蓝龙，更显出江湖气。一看便知这是个草莽人物。此刻，他扯大嗓门，大喝一声：“住

——手——！”

“三角眼”瞄了一眼，心想：好，原来这些都是郑之的喽，那就一起叫你们尝尝老子的厉害吧！于是乎，一声吆喝，二话没说，就动手打了起来。顷刻之间，戏院里乱作一团，喊的、叫的、哭的、跑的，闹翻了天。少数胆大的观众闪在一旁，躲在边门幕布后头张望，看热闹。

人们知道，这郑之也不是好惹的，从那闪、展、腾、挪的一招一式、一拳一脚中，稍懂行的就能看出，这人出手不凡，过去曾是江湖上的角色。说对了，过去他是江湖上的名士，以后拉了队伍，打游击战；最近又投靠了日寇。今天不知怎么偏又遇上团长的小舅子，两边的人打得不可开交。但大多数人都认为：今天打得好，打死了才好呢，死得越多越好，反正这场戏是张飞打李逵——黑打黑。

平时，“三角眼”凶神恶煞，开顺风船开惯了，自从当连长后，他还从来没有想到，有谁敢在他面前抖这种威风，因此心中实在咽不下这口气，非要决一胜负，好好教训教训这姓郑的不可，让他知道他的厉害，日后见了他好懂得怎么敬重。哪晓得今天碰到郑之，就象蒋门神遇到武松，简直不是对手了。虽然，郑之的人并不多，但个个精通拳术，武艺高强，一个抵三个，打得“三角眼”一伙鼻青眼肿，跌跌爬爬。紧随郑之身边的那个小小个子，年纪不过十六、七岁，可拳打脚踢，步步逼近，活象个勇猛的小老虎，吓得对方直躲直让。在场的观众也不由惊奇地赞叹不已。就是那个高高的女子，也是气概非凡，不可小看。只见她甩脱旗袍，穿一身

紧身褂裤，十分英武，就象戏台上出现的孙二娘、穆桂英一样，根本没有把这伙人放在眼里，飞身上前，三拳两脚，直打得面前那几个张牙舞爪的家伙连连狗吃屎。看热闹的人吃惊地赞着：“少见，少见，这几个女子着实有本事，着实有功夫呢！”少数熟悉内情的人象发布独家新闻似的告诉左右：“你们还不晓得吧，那个高个子，本事最大的一个，也长得最漂亮的一个，不是别人，是这个姓郑的老婆，姓李名兰，兰花的兰。”站在一边静听的，听到这消息，更从心底佩服，摇头咂嘴：“不简单，不简单，真是一对不简单的夫妻！”

正当“三角眼”被打得七零八落，节节败退的时候，突然，戏院门口乱哄哄地吵了起来。听那脚步声音，似乎整个戏院被包围起来了。原来“三角眼”暗中派人回去报了信，调来了一排人把戏院层层围住。“三角眼”一听外面声响，晓得自己的人来了，心中一阵高兴。好，今天我们打吧，不打得叫你认识我厉害，决不歇手。他抹了把嘴边上的血迹，眯起一只右眼，嘿嘿地奸笑笑，又凶了起来：“妈的，老子非要拼个你死我活不可，打不赢你们，老子不是娘养的！”他手下的几个喽啰也恶狠狠地狂吠不止，得意起来。旁边的人一见此情，觉得今天这场台下之战，情节发展得还有点曲折，出人意料呢。一些本来自认倒楣的人这时又收住了脚，定心板意地想看下文，而且其中一些人还暗暗地自作聪明地预料着交战的结果……。在场的人大都为赤手空拳的郑之担心。

看来，郑之今天的苦肯定要吃足了。

人们的担心还没见分晓，猛听见大门外又响起一阵“喀嚓、喀嚓”的皮靴声。抬头一看，嗨！进来了五、六个鬼子，走在最前面的便是这里的太上皇——小野首席联络官。这小野，年纪也只有三十多点，个子长得不算高，也不算胖，瘦瘦的脸显得蛮长蛮长的，一撮“仁丹”胡子把他的年龄一下子提高了五、六岁，穿一身日军官军装，戴中佐肩章，处处都有一股侵略军所特有的骄横气，微皱的眉头之间溢出不可一世的盛气，双眼冷冷地，一副奸诈凶狠相。

小野一进门，就命令架起机枪，封锁了所有的大门、边门。顿时，戏院里的空气格外紧张起来。

只见小野与韩翻译官穿过戏院正中的过道，望都不望一眼两边的人群，昂头直向戏台走去。躲在侧幕边上观看这场斗殴的演员们，吓得纷纷逃向后台，几名年轻漂亮的青衣、花旦更象见了瘟神一般躲了起来。

“三角眼”一伙感到诧异：小野怎么来得这么迅速、及时，鬼使神差般地出现了呢？深感情节出人意料 of 观众，此刻更觉得节外生枝，感到今天台下的这场戏一定是愈演愈烈了！

小野进了戏院一望，再把两边人马一看，原来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冲撞了自家人，心想，先听他们讲讲，尔后再和解和解就算过去了。于是，他往台上一站，“哇哩哇啦”说了一遍。韩翻译说，皇军要大家冷静，请郑之上台说话。

郑之处身在戏院正中的过道，听见韩翻译喊叫，用两眼

向同伴扫视了一下，暗暗打了招呼。不远处的李兰，向他微微点点头。两人的这一细微、简短的动作，代替了多少言语，寻常人是无法察觉的。这眼神中有一丝得意，也有几句关照，关照李兰要注意下面的发展，不能大意，但更多的则是给李兰送去了力量，要她放心。

几秒钟之后，郑之脚踏排排椅背，轻捷灵敏得象哪咤脚踏风火轮，飞也似地登上了戏台。紧随着，他身边的王小虎也没用招呼，就象影子一样，跟在郑之身后落在了台下的空地。

这种场面把场内的人都惊呆了，互相轻问：“乖乖！这是什么人？有这么大的轻功？”

“三角眼”扶着被打坏了脚子的墨镜，一瘸一拐地向戏台走去，走到台口，气冲冲地往台上爬。不知是腿被打伤了，护疼；还是见了鬼子联络官有点胆颤心惊，竟爬了三次也没能爬上台去。还是手下的人乖觉，忙不迭上来两个人，连抬带托，象抬死猪似地把他硬推上了台。

台上两人，两相对照，迥然不同：一个英武气壮，凛然不可犯，足以压倒一切；一个扶眼斜视，活象斗败了而又不服输的邪公鸡。小野见了，心中也不禁一怔：嘿！这郑之确是不可小看，还真有点大日本武士的味道呢！那“三角眼”平时气势汹汹，也不过是欺软怕硬的脓包。

小野问了事情的始末。本来是郑之有理，哪晓得韩翻译在翻译时耍了滑头，暗中帮了“三角眼”。郑之虽不懂日语，小野却能多少懂几句中国话，听出韩翻译译得不对，就手一

挥打断了话头：“你的，不对！”

说着，又叫郑之讲了一遍。小野连听带猜，断断续续全听懂了，今天的事情全是“三角眼”引起，理在郑之一边。正要开口训斥韩翻译，郑之一见，忙笑着答话，支了过去，给韩翻译体面地下了台。韩翻译心中暗暗觉得，这郑之还真讲义气，够朋友！虽不相识，能在这种情况下不戳他的鳖脚，着实令人佩服。小野见了，也感郑之气量大，不是一般人。于是，就装模作样地数落了“三角眼”几句，做点表面文章。

“三角眼”一直占惯了上风，岂肯在皇军面前丢脸，嘴上还是硬得很：“太君，您看，我们被他们打伤了多少人？”

“你的，他的，统统的自己人！”小野搪塞“三角眼”。

“不！太君，”郑之抢上前，大声说着：“请联络官过数，究竟他们人多，还是我们人多？”

郑之话音刚落，台下郑之的人一条声嚷了起来。小野听出，确实郑之人少，“三角眼”人多。

“不！太君，他们除了场上的，还有外面的。”郑之手指门外，大声反驳：“要说打伤人，那是他们人多，但他们是自己人打花了眼，自己人打自己人，这怎么能栽害我们呢？”

场内观众虽对才进城不久的郑之不大了解，没有什么好感，认为反正是一瓢货；但毕竟没有受过他的什么害，反过来却多多少少吃过独立团的苦，平时都不满独立团的人寻衅滋事，这会儿三三两两，一簇一簇也低声帮了郑之的腔，叽叽喳喳附和着。小野不便再讲，手挥了几下，训斥了几句，把“三角眼”一伙支了回去。

“三角眼”吃瘪而去，小野又把郑之带到鬼子司令部。在小野的办公室坐定，郑之谦恭地对小野说：“联络官先生，今天惊动您了！”

小野没答话，狡黠地笑了笑，仔细地打量了一番，好象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似的。

小野觉得，这郑之是不同寻常的人，敢在大庭广众之间斗败“三角眼”，确实有一股江湖气概。他如确实忠于我们皇军，从此，我手下又多了一条能听使唤的得力臂膀。不过，他刚刚归顺，还得要考验考验！郑之一时反倒捉摸不透小野的笑意。

停了一刻，韩翻译先开口，问小野还有什么训示。小野开口了，没有对郑之进行训斥，反而当面夸奖了几句，希望郑之好好为皇军效劳，将来好处大大的有。

郑之一拱手，谢了谢小野，就回家去了。

二、特别任务

“‘三角眼’被打了，团长的小舅子吃瘪了！”

“还是古话说得对：‘狠人自有狠人制’，别看他‘三角眼’平时多凶多狠的，也只敢找软的茄子捏！”

“乖乖，这姓郑的，还着实有一手，功夫不凡呢！听说他能飞檐走壁，有隐身术，眨眼功夫就到你面前了。你不看他那从椅子背上飞过的轻功，简直象一阵旋风……”

……

第二天，满城都如同讲故事一样，神乎其神地流传着“金城”风波的事儿。菜馆、饭店、澡堂里纷纷议论，有的还连说带比划。当然，也有不少人以不足挂齿的神态嘲笑、怒骂：“这不过是狗咬狗！”从此，汉奸、伪军都刮目相看，不敢在郑之面前抖威风、争高下了。郑之成了不少人心目中的一个神奇人物，成了当地各种人嘴里的一个话题，似乎成了一个不太好惹的人。

当小虎将在街头巷尾听到的各种说法告诉给正在天井里打拳的郑之时，郑之会意地而又有一点高兴地笑了。他飞快地挥拳踢脚，打得更有劲道了，心中也不禁翻腾起来，脑子里

又出现了他儿时的遭遇。

特别是进城前的那些年月，仿佛象放电影似地又浮现在郑之的眼前……

郑之祖籍江西，到曾祖父手上才迁居江苏。祖父过世以后，家境日益败落，每况愈下。七岁那年，父亲得了急病早逝。母亲改嫁后，郑之不愿忍受凶残的继父的凌辱，十岁就离家学徒。可怜小小的年纪，怎经得起老板要打就打、要骂就骂的苦生活？三年萝卜干饭没吃完，就被歇了生意，流落他乡，被一个外号叫“李八仙”的师父收留，拜师学艺，舞枪弄棍，练出一身好武艺。后来又组成马戏班子，走南闯北，游荡江湖，卖艺糊口。师父见郑之为人耿直、忠厚，就将独生女儿李兰许配给他。李兰自幼丧母，随父奔波，也学出了一身本事。平日里对郑大哥的为人深为敬佩，认为郑之虽流落江湖，但仍心怀壮志，很有抱负。父亲的好意自然正中她的下怀。他俩成婚后没有多久，鬼子打进了中国。在一次逃难中，鬼子的飞机炸翻了马戏班子乘坐的过江小船，师父不幸落水遇难，师兄弟们也被打散。郑之夫妇亏了好水性，死里逃生，漂泊到江北的一个小村子里，被一位善良的私塾先生收留。正巧这塾师是一位地下党员，在他的指引下，郑之夫妇参加了革命，两年后又双双加入了共产党。一九三八年新四军东进江南，江南各种抗日游击队蜂起，旗号繁多。党派郑之回转家乡，利用熟人的关系，参加一支抗日游击队，并争取把这支地方杂牌武装改造成一支党领导下的抗日力量。

郑之参加的游击队，最初曾在国民党战区司令官顾祝同

那里挂过号。顾祝同因为他们一来人枪都少，二来因为这个游击队的老司令曾是军阀孙传芳的一个团长，对他不大放心，所以只下了派令，并不理睬他们。后来，老司令因作战负伤去世，郑之以参谋长的身份被拥戴为司令。

当时，抗日战争正处于相持阶段。一九四〇年，新四军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挺进苏北，开辟了抗日民主根据地。皖南事变发生后，斗争形势十分险恶，鬼子气焰更加嚣张，日、伪、蒋勾勾搭搭，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清乡”、扫荡，我党的抗日武装力量受到很大损失。在尖锐残酷的斗争中，我抗日军民无比顽强，出现了难以数计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但也有极少数意志不坚的投机分子叛变投敌，致使敌区的地下组织被破坏了不少。为了把大江南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持久地开展下去，掌握敌伪活动，搜集敌方情报，营救被捕同志，消灭汉奸、叛徒，军部一再指示：要及时掌握敌人的动向，要大力加强敌区的情报工作。为此，上级决定选派一位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的革命战士打入敌人内部，去充当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孙大圣。

正巧此时，郑之已接替了老司令，他三番两次暗地来找地委书记兼军分区司令老谈同志，要求把队伍拉过来，改编成正规的新四军。但谈司令却叫郑之不要急于这样做，说自有用他们的地方，叫他等待时机。

这天，军分区交通员化装成老百姓，来到郑之驻地，偷偷通知他到分区驻地去接受任务。郑之马上换上便衣，装扮成走江湖的，赶到了分区领导机关驻地。他一推门，只见地委